「契訶夫戲劇集」讀後

• 黃　春

•伊凡諾夫

伊凡諾夫說：「有人被人看做哈姆雷特，便沾沾自喜，我却羞慚得無地自容。良心與行爲不能一致的人是多麼該下地獄啊。哎！我在二十歲的時候，眞正的年輕、無畏，我捨却一切顧忌、阻擾，我努力、我奮發、我工作。到現在三十歲，我因爲太過勞累而筋骨渙散、意志遁逝。我外表沒有老，實質上已是朽木一樣，任何用處、任何價值都喪失淨盡了。」

契訶夫在「伊凡諾夫」這四幕正劇裏塑造的「伊凡諾夫」這一角色，可以做爲他「悲劇的人生」的典型。伊凡諾夫的挫敗感、意志衰老現象，令自己陷入自責自賤的可嘆位置。比照他周圍的其他人物，像產業管理人包爾金、自命爲正義的代言人的醫生、嘵舌如無知幼童般的舅舅，他有尊貴崇高的人格，他有洞察眞相的能力，他有嚴格棄惡的生活習慣。但這些全抵不過他那「我是大宇宙中絲毫不佔地位的輕煙」的自覺。所以，他像行屍走肉似的過日，茫茫昧昧，終日頭痛、心痛。

試圖將他從沼澤的浸漫之中拉起來的是少女薩沙。她正當鮮花一般的年齡，她平日不懶怠地訓練自己心靈，也因她情感充沛，含有女人最美的天性——母性愛；所以她不氣餒，一心想以愛情的力量洗滌伊凡諾夫染血的心。這少女值得人敬佩。因爲她在婚禮前一刻突然有不幸的預感，突然感到她的未來被陰影所環繞。但她懷着「我既然愛他，就不該吝惜我自己的任何犧牲，縱入煉獄也在所不惜」的不變誠意。這不是顯示出女人的淵深心懷嗎？或者有人譏笑薩沙是個盲目的逐火者，明知是火坑偏往裏邊跳，只配稱天下第一號大傻瓜。我不知契訶夫對她是敬或是惜；但他不忍心讓此悲劇再演下去倒是眞的，所以他讓伊凡諾夫自殺的槍響來宣佈閉幕。

一幕幕看下來心情沉重得很，想陪伊凡諾夫一起哭泣，但哭泣何用？前途的黯慘明擺着。妻子重病，產業凋零，只是形式上的觸媒，致命點是他的心靈枯涸，而這就是契訶夫的人生感受。人溺在吃喝玩樂裏形同廢物；人被金錢驅遣，無恥無聊復無趣。偏偏這樣的人能安心的活下去，甚且活得更熱烈，豈非可笑荒謬嗎？看起來「死亡是一種解脫、是一種自我肯定、是勇敢的行爲」，拿來贈給伊凡諾夫正合適呢！因爲他的死，他不會再不停地作賤自己、責罵自己；他不會再被人當話題，傳播一樁樁荒唐惡毒的謠言，他不會再給人不幸，讓無辜、愉快、樂觀進取的人有配合自己的坦途。可是一個人若到達這種地步——自殺身死之後方表明了自己的價值；被同情他的人額手稱慶，稱贊他做了勇敢的行爲。也就可見創造這個人的契訶夫，心靈上含藏着對於生命的疑與懼是多可觀的了。

• 海鷗

海鷗全身潔白，不幸被粗心的康士坦丁射死，影射愛情的破滅。此劇是寫愛情的故事。瑪莎無條件的熱愛康士坦丁，他視若無睹，一心一意追求妮娜；而妮娜不愛他，迷戀有名望的作家包爾斯。結尾時康士坦丁舉槍自殺，以死表白他的愛，應諾了他射死海鷗獻於妮娜脚下的象徵。瑪莎在絕望的愛之中，早就看透，無奈何帶着始終殘破的心嫁給不愛的人。她這樣做比康士坦丁的自戕更勇敢、更堅靱，因爲她要忍受長長的痛苦的一生。妮娜雖是弱女子，但被作家遺棄而潦倒落魄的情況下，她靠着實際體驗到的人生，鍛鍊自己，取得「演員」的自信，掌握到個人的生命價值。對於愛情不灰心，她積極勇毅的活着。而總是春風得意的作家，曾構想如此情節的一篇短篇小說：一片湖邊，任着一個女孩逐漸長大。她像海鷗那樣愛這一片湖水，也像海鷗那樣的幸福與自由。但是，偶然來了一個人，看見了她。而因爲沒有事情可做，就把她，像這隻被射死的海鷗一樣，給毀滅了。作家就是這個「偶然來的人」，這個「沒有事情可做，把少女毀滅了」的人。他沒有心，尤其沒有眞摯溫暖的愛心。

這劇與「伊凡諾夫」一劇基調相同，兩個主角都自殺了。伊凡諾夫是發現的「人是渺小的」此眞相而活不下去；康士坦丁一面是愛的落空（妮娜不愛她、母親從來不重視他）；一面是氣憤自己無能，衝動、魯莽的年輕天性，使他否定自己、結束自己。但這劇另安排了對立人物——作家包爾斯。契訶夫用嘲諷的筆調傾訴他的不平之鳴。無眞摯溫暖愛心的人，以完整的形式寫出篇篇動人的故事；有志氣、有熱誠的人，反而陷在羅網中，糾纏與挫折奪去他泰然的表達能力。這是虛僞得勢、人人以謊言互相欺騙的世界！

有些人道主義者提倡「同情弱者」，契訶夫大概不屬於吧？否則也不至於將「喜劇」一詞用在此劇。康士坦丁的自殺相當令人驚愕，似乎契訶夫把死亡看得過份絕對。嚴肅的生命價值的追求，必須有死亡的必然結果；輕鬆的享受人生，一樣需要死亡來增添氣氛。尤其演員與作家，眞實生活所必需的情感已摻進想像之中，致悲悲喜喜、得得失失的種種遇合，對他們都是偶然的發生。康士坦丁眞實的死亡，對他

母親（一個名演員）和作家可能引起的反應或許是：他爲何做出如此可笑的行爲呀！因爲人間喜劇一齣一齣扮演、構想，他們已分不出假假眞眞了。

• 凡尼亞舅舅

凡尼亞舅舅是卑微的小人物。當他被撩起自我憐憫、自我感傷的情緒時，突然發瘋了，不能控制自己，想舉槍當衆射死在一生之中都高高在他之上，似乎特別受命運青睞的教授（他已故姊姊的丈夫）。兩槍射不中，他偷了醫生的藥，想自殺，最後教授帶着年輕嬌艷的小妻子離開。他們恢復以往的生活習慣，辛勤不懈地做活，而農莊回復素來的平和。凡尼亞舅舅重新卑微而勤勞地過日子。

失意的、挫敗的人生觀依然是此劇的主題，凡尼亞舅舅極像康士坦丁，受到雙重的焦渴與煎熬。母親與同輩的女性都矚意他人，沒有可寄託柔腸的對象。自己達成的個人成就絲毫不足觀，在同一對手前他總低下頭去。只不過，世俗的名稱是假的，凡尼亞舅舅在卑下的農事過程中已得到正確的認識；也由工作裏抓到安穩的生之慾。同時他是個認命的人，對於派給他的卑微、無然勝人的角色，他安份的領受。只是像多數失意的人一樣，不時發發牢騷、洩洩憤懣。

女性的韌力不可小看，契訶夫對於女性似乎寬容得多。大概是女子的挫敗只有愛情這一面。此劇的索菲雅（教授與前妻之女）和凡尼亞舅舅站在相同的地位，都被人認爲理所當然該辛辛苦苦地工作；都是單戀的角色，換不到對方的回報。而看看吧！這是女性的光榮！她毅然地、毫無怨言地擔當他份內的事，對於別人的愛情得意或照人的美麗，不曾妒忌。

不過這劇的眞實性較弱。徐志摩在「偶然」裏說：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」，人與人本是漂浮來漂浮去。這劇却相當牽強，把幾個關係很勉強的人物放置一起，讓他們各自在特定時刻小小的發揮一番，之後再拆離，缺少鮮活的生命情態，只是作者藉以發揮他理念的一些活動道具罷了！

• 三姊妹

這劇人物繁多，劇情相當複雜，通俗之中顯露出各式各樣的生命旋律，不完全是概念的表達。在舞台上搬演起來，這齣氣派必然不小，因爲每個人物有其獨立的地位，

像前三劇，主幹旁枝或正面、陰影構成單一的主題，縱然夾有別的發展，也只是像樹前吹過的風，或樹下的談笑聲，助成氣氛而已。這劇可稱「人像劇廊」取樣。

在此劇中扮演着隱退式失敗角色的，是三姊妹的哥哥安得列。他出場的時候不多，似乎契訶夫已從個人觀念裏構築的人生，進步到透視眞實多變的人生。不執意表達「哈姆雷特」式的鬱結情緒，在他冷靜清醒的筆端，如此隱退型的角色已貶到不受重視的地位，只不過是個常見的、猥瑣的、幼稚的小人物。缺乏高雅的鑑賞力，隨遇而安，很容易向自己妥協；不敢正對現實，只企圖在慌惑的情況下以謊言掩飾無能。不但沒有人重視他，大概也沒有人同情他，和安得列在平行地位，却以卓然不同的方式表現的是安得列的妻子娜妲莎。粗俗可笑，偏自以爲高，不放過任何炫耀自己的機會；因爲自己的空乏，故一再侵略性地佔奪別人的事物，而沾沾自喜；誤會光榮的涵義，心高氣傲的做敗德的事，這樣的人似乎一生下來就被倒置，才會走着完全違反自然與本性的行徑。娜妲莎寫得栩栩如生，可見契訶夫的細膩客觀的透視人生，他已慢慢脫離自我感傷了。

三姊妹的大姊沒有愛情發生，由教師做到校長，是睿智型的人。二姊有極愛他的丈夫，却不能自止的同情家門不幸、河東獅亂吼的中隊長。三妹無可無不可的接受愛神的敲門，沒想到未婚夫在結婚典禮的前一天被死神召去。他們不斷懷念童年居留的地方，他們甜蜜歡樂的往事寄存的地方，他們期望有一天能再回到那裏生活。但旅費無着落，時間逐漸磨蝕，他們明白他們永遠動不了身。他們只好屈服，那兒在他們的生命裏，像他們曾擁有過的童年一樣，只能回憶、追念，再也得不到。爲了找尋補償，大姊投身在教育事業；二姊尋找動人的愛；三妹期待着至少和未婚夫到別的地方。可是契訶夫的悲劇原質任怎麼强顏歡笑也還是徒勞。二姊找到一樁無望的愛，悄悄的來，也悄悄的去了；三妹這個不是多麼大期待的婚姻，竟然也不能得到，意外事故發生，三妹逃避不開醜惡的現在。

過去沒有法子留得住，更沒有法子追回來，這是千古至理。本以爲契訶夫已然清醒、放懷。他拋除鑽牛角尖式的個人自縛自拘，放眼多采多姿的大社會，就看劇中角色

的生活層面，比起前幾劇特別選定的特殊接觸，豈不是廣濶、活潑得多？也撇除了關起大門，在自家象牙塔裏做夢自苦的精神性自我虐待；改拿諷刺冷靜的筆尖，客觀的透察人生。仔細再看，他彈着的依然是低沉的調子。一個人若生來是哭泣地看人生，他便改不成笑臉。他改換另外的瓶子，裝的仍舊是辛酸的眼淚。個人的渺小無能他已能接受；過去的時光找不回來，他却難以抑止哀嘆！

• 櫻桃園

此劇和三姊妹一樣的主題，也是美好的往日之依戀。不同的是三姊妹裏每個人熱絡的繫合一起，大家屬於一個大整體。此劇却冷漠又疏隔，似乎世間上大家共同關心的唯有金錢。一切的愛或恨都只是逢場作戲。母子、朋友、主僕之間，固然還是親切的招呼，却已不是轟烈烈或綿綿密密的纏合一起，每個人自顧地打算每個人的事。有的過份忙碌、有的過份閒散；沒法子容納別人的情感，也沒法子投出。唯一例外的是瓦里雅，她像極了凡尼亞舅舅一劇中的索菲雅。但她播下希望的種籽，結出的依然是失望的花。櫻桃園保不住，她的愛也落空。

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櫻桃園原本送來清風，可在樹下乘涼、遊戲；現在，拍賣落入市儈手中。他把樹一棵棵迫不及待的砍光，要大起土木，建造一座座別墅，租給新興的暴發戶，換進滾滾鈔票。這是契訶夫的無可奈何的感傷。但契訶夫的感傷裏面似乎另長出新的消息。爲什麼不能保護櫻桃園？爲什麼它受到欺凌壓迫？因爲它的主人柳薄芙花錢如潑水一般；只會顧左右而言他的逃避；只會持續其一貫的拖延作風。就是她這種明顯的錯誤，才失去櫻桃園。這裏契訶夫告訴我們，只要人正視現實，以正確務實的方法爭取，人可得到人所渴望的事物，人並不是完全的無助、任天支配。樂園雖一時失去，人類畢竟充滿收復的希望。

幕終時靜靜的舞台上一個永眠的老人獨自被鎖在房間裏。他是七十八歲的老僕人費爾斯，瓦里雅遵從柳薄芙的吩咐，派人將他送到病院；但勢利、自私的僕人遺漏了此孤獨的老人。他不是什麼美麗、可愛的角色，他時常嘟囔着只有自己聽得到的話；但他是過去光輝美麗悠閒的日子的見證，有不變的忠誠，相信人與人之間要彼此關懷。他

因爲大自然的新陳代謝作用而死亡，對照着櫻桃園的被砍伐，契訶夫表露的是接受現實的勇氣了。當到達費爾斯的老邁時，安寧的躺下去；但樂園裏的歡樂本質不會朽壞，永遠任人追求，櫻桃樹被砍伐的丁丁聲，已純粹屬於人類亙古以來共通的寂寞之鳴響。

• 結語

沒有表情、沒有聲音、沒有動作的一個人自舞台左邊橫過舞台，走進右邊。我們都是這般麻木、冷漠的走在人生舞台上吧？渺小計較的人類與廣大無邊的宇宙；理想與現實；過去的甜蜜與現在的不滿；閒適優雅與鑽營汚穢……這些明顯的現象，永遠是不可跨越的距離。這些便是契訶夫從戲劇裏歸納出來的人生！

郵購雜誌

一本不同凡響的精美雜誌

郵政劃撥：24614

信箱：臺中1404